

寡妇门前

農村百景叢書

过庄稼日子
没啥也别没
人没了什么

浩然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：贾晋仁
装帧设计：邹立芳



ISBN 7-5378-0745-0
1·723 定价：3.00 元

寡妇门前

过庄稼日子，没啥也别没人；没了什么人，也别没了男人；寡妇门前是非多呀！

王金环的男人，猛然间得了个暴病一伸腿儿，撇下她，变成个年纪不大也不小的寡妇，家门前的是非，就一个追着一个的屁股后边找了上来。

先是她自己伤心。办完丧事，足有半个月的时间，她没能够正正经经地吃上一顿饭；端起碗来，总要不禁不由地想起那张瘦长脸、可怜相的死鬼男人。于是她鼻子发酸，泪水就象吞了一口麦鱼子那样噎住嗓子眼儿；纵然有山珍海味，也难往下咽哪！紧接着，又是一些旁不相干的人和意料之外的事儿，跟她纠缠不休，使她没法儿

躲、没地方藏，没有片刻的安宁。这样一来，她就越发觉得男人不该死，男人一死就苦害了她。夜晚，她再不能够踏踏实实地睡觉，只要一合上眼睛，男人就现出形来，如同活着的时候那样：或是在院子里吭哧、吭哧地做活计，给她把守大门；或是躺在炕上，呼噜呼噜地沉沉而睡，跟她做伴儿。她常常自己把自己给哭醒，摸摸枕巾，都让泪水给浸湿了。

东院的邻居、好心肠的英子妈，抽做饭烧住火的空当，隔着墙头劝导她：“你可瘦了，应当想开点儿。人已经死了，还能活过来吗？”

王金环说：“我知道这个理儿……”

“那为啥还要往窄地方想、钻牛角尖儿呢？”

“唉，心里总是不好受”。……

“真奇怪！平时你们两口子清汤寡水的，如今他一死，你就真的那么想他呀？”

“说不清。我自己也说不清咋回事儿……”

王金环真的说不清她自己此时此地的心境。照实情理儿来讲，王金环跟那个死鬼男人没有真正地好过；那个死鬼跟她呢，也是不好不坏地瞎凑合。他们这一对夫妻，本来就是由着别人

的心愿和章程，硬给拴到一块儿的嘛！

这期间，她也花插着做些美妙的梦，梦到她没出嫁那会儿遇到的既有趣儿，又可笑的事儿。

王金环的娘家在北山里的酸枣沟。她爹王老头，是个一辈子跟石头和土坷垃打交道的庄稼人；老实忠厚，处处依照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规矩为人处世。同时他又十分的自信、倔强而粗野；遇到不顺心的事儿爱发脾气，临到危险境地敢冲敢撞敢拚命。“夫唱妇随”，老伴儿除了善良、嘴碎、爱闹点小病而外，处处都学老头子的样儿，一呼一应，配合默契；一块儿过了几十年日子，没有动手打过架。他们生了挨肩大小的一帮儿子，只有王金环这么一个闺女。常言说“物以稀为贵”，他们对闺女自然娇生惯养：吃，尽着她吃；穿，尽着她穿，不让她受一丁点儿委屈。可有一件，闺女要做出一分一毫离弦走板儿事儿，那可绝对不行！

一帮子姑娘和小媳妇，一面叽叽喳喳地说笑，一面涌到王家石头垒的院墙门口：“金环，快走，开会去！”

不等王金环搭腔，老妈先叮问：“全是女人

家，开啥会呀？”

“学习。”

“学识字儿？”

“不。学新婚姻法。……”

老妈不懂什么叫“婚姻法”，只是觉着那词儿既绕嘴，听着也别扭。闺女一出门，她就赶紧跑到后山坡找修补坝台的老头子：“你快去看看吧。他们把金环拉到村公所里学啥荤油法。……”

王老头一听这话就急了眼：“你真是废物点心，咋放闺女家去学那玩艺儿！那是教唆年轻人的坏章程，让女的专学败坏门风、干不要脸的勾当！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还假呀！镇子上又唱戏又广播地闹腾了好几天，有好几对夫妻，不是女的要离开男的，就是男的要休女的；还有好几个十八大九的闺女，背着爹妈自己找汉子！天昏地暗，乱了世道！”

“妈呀，这可不得了！快救救咱们闺女吧！”

于是，老两口连跑带颠，一齐奔到村公所，冲进热气腾腾、喜气洋洋的办公室里，不容分

说，就把闺女王金环给拽了出来。

区里的妇联干部追着说服动员：“老大爷、老大娘，应当让青年妇女懂得这个能给她们自由和幸福的法律。……”

“我们管自己的闺女，跟你们吃公粮的人没话说。”老头子打雷一样吼吼地喊，“我们是规矩矩过日子的人家。我们要脸面，不学你们那些东西！”

心灵手巧的王金环，没有生在城镇或交通方便的平原。她的先天智慧是没有被开发的矿藏。十五里远的区政府所在地才有学校，王金环没资格去念书。邮递员每隔半个月送一趟报纸，一晚上的干部会就给卷烟抽掉。王金环偶尔得到一张，那报纸的实用价值，只不过是剪鞋样，或糊针线篓子。那会儿还没有往山区通电，没有收音机，更没有听说过电视。年轻人的视线被四面重重叠叠的高山挡个严严实实，没有得以开化的门路。惟有愁吃愁穿的这种忧愁，比起男女的事儿，倒是非常直接、非常容易地传染给正在长个儿、长心的王金环；一天到晚笑的时候少，唉声叹气的时候多；跟三个以上的邻家姐妹凑

到一块儿，旁边又没男的，她才肯随着大流哼唱几句跑了调的歌儿。

王金环那会儿已经十八岁。虽说她的个头跟老妈一般高了，腮帮子泛红了，胸脯子鼓起来了，她竟不知道想男人，她没动过这份儿心思。她的模样长得俊，心眼儿灵，爱拔尖儿，好脸面，性子特别固执特别烈；不论对待什么人和什么事儿，从来不肯忍气吞声。惟独对待爹妈在男女打交道这方面给予她的约束管教，她既不感到别扭，也不权衡利害；态度是无所谓的，行动是唯命是从的。

伙伴们极为不平地抱怨她：“你爹妈那么落后保守，你怎么还由着他们？”

王金环把脸皮一绷：“这能叫落后保守？他们是疼爱我，为我好！”

一个偶然的、也是必然的机会终于降临——碰上个男的来找王金环！

那是个打铁的匠人，跟着他的大伯，推着小车到山里串乡，揽活挣钱。小伙子长得结实、有力气、好手艺。他走南闯北，见过世面，对啥人说啥话，和气厚道，十分讨人喜欢。他还会拉胡琴。

一把用竹管、马尾和蛇皮子自制的胡琴，能让他拉出各种调门儿。他会拉《小放牛》、《送情郎》《解放区的天》等等歌曲，还会拉《秦香莲》《小姑贤》等等评戏小调。在山乡夜晚的月光下，他往石头上一坐，不慌不忙地拉起胡琴，一段完了又一段。那悠扬动听的声音，在山谷中回荡，招来好多好多的人，把他包围在中间，如醉如迷地听，不到夜深不肯散。

王金环听得最入神。她的心胸中好似也有一根弦，被铁匠手指下的胡琴声音拨动了，在震颤、在鸣响。以至于所有凑热闹的人都走光的时候，她才被什么突然惊醒，最后一个回家。

有一夜，好月光，把群山、丛林、街道都照耀得明明亮亮，如同刷了漂白粉，也象镀上一层白银。

铁匠收起胡琴，走到靠在树干上发呆的王金环跟前，低声问：“你怎么还不回家呀？”

王金环回答说：“我还没有听够。……”

“今儿个太晚了，明个儿再来吧。”

“明儿个你们不会走吗？”

“你要是不愿意让我走，我就不走。……”

“别走！有你们在我们这儿多热闹，多开心哪！”

铁匠两眼直直地盯着王金环被月光照亮的脸孔，咧着嘴巴笑。

王金环不躲避，也冲着铁匠“嘻嘻”地笑。

过了片刻，铁匠忽然说：“我送你回家吧。”

王金环说：“我家就在沟口，不远。”

“我知道。这两天，我一直盯着你从那个门口出来进去的。”

“嘻嘻，我一点儿没留神你看我，真有意思！”

一路上，他们谁也没说话，只听见脚下的小石头子儿发出神秘的响声。

看到沟口一片宅院轮廓了，铁匠收住步，声音有点发抖地说：“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。……”

王金环扭过头来问道：“啥事呀？我能办到就行。”

铁匠鼓了鼓劲儿说：“咱俩搞对象吧！”

“搞对象？搞那干啥？”王金环摇了摇头说：“我不搞！”

这冷冰冰地回答，使铁匠立刻泄了气：“那就算了。我走啦！”

“别走！”一边推开虚掩着的街门，一边回转头来招呼，“明儿个晚上，我还要听你拉胡琴哪！”

铁匠显然羞恼了，没作声，转身奔住处走去。

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，老妈问闺女：“昨儿个夜里，我睡得迷迷糊糊的，听你在大门口说话。跟谁说的？”

王金环不以为然地回答：“小铁匠。”

老妈听了一愣：“就你们两个人？”

“他送我回家来的。……”

“他都跟你说了啥？”

“嘻嘻！”王金环用拿筷子的手捂着嘴巴笑一阵儿，才接着说，“他要跟我搞对象。我说不搞。他好象不高兴啦。……”

坐在一旁边吃边听的王老头听到这儿，“啪”地一声把碗墩在桌子上，暴怒地吼叫起来，“哪儿来的野杂种，到我这儿使坏？”

他随后就跳下炕，从门后提起大镐，冲出

屋，直奔村头的铁匠炉。

老铁匠刚把煤火生起来，正摊摆家什，准备开锤干活儿。他见王老头气咻咻地跑来，想打招呼，还没容得开口，王老头已经动了手。

王老头抡起他的七斤半的大铁镐，“唏哩哗啦”地一阵子，把个炉子给捣碎了。

老铁匠慌了神儿，连声问：“老乡亲，老乡亲，你这是干啥？”

王老头跺着脚喊：“我叫你们从酸枣沟滚出去！快滚出去！别在这儿破我们的村俗、败我的家风！”

好多人闻声而至，围上他们。有的看热闹，有的打听根由，好劝架。

王金环也跟在她妈后边追过来，见此光景傻了眼，莫名其妙地看看她爹，看看老铁匠，又看看小铁匠。

小铁匠脸色铁青，两只眼睛瞪个溜圆，红得象烧着的煤火炭。他朝王金环怒视片刻，回身从借宿的小棚子里拿出自制的、会唱出各种音调歌曲的胡琴；一手攥着上端，一手攥着下端，抬起右膝盖往当中一垫；然后两手一齐用劲儿往

下猛压，只听“嘎巴”一声，被碾成两截儿；接着“嗖”地一下，腾空而起，翻了几个跟头，越过胡桃树顶梢，降落在杂草丛生、野花盛开的小沟里。

二

两年后，河开雁来的初春时节，一位早就嫁到平原大村南埝头的同族的姑姑，回酸枣沟住娘家。实际上，这位排行第七的大姑，爹娘早死了。她是来看两个老光棍儿哥哥的。两个哥哥都是六十岁的老光棍汉，身边没一个亲人，只靠妹妹一年住几天，帮着把破衣服和破被褥，给拆拆洗洗、补补连连，好穿上、盖上熬日月。

七大姑跟金环妈算是叔伯姑嫂，一向挺投脾气挺要好。只因为两个老光棍儿住在五里远梁头那边的一道山沟里，来往不方便，使得她们难得见一回面。去年夏天闹了三七二十一天连阴雨，把山包都给泡软了；接着一场急风骤雨倾盆而下，出了“龙扒”，把两个老光棍儿的三间小草屋连座带顶一齐给端走了！靠着政府发放的

救济款，靠着农业社集体拨出的人力，在村头上，也就是两年前老少两名铁匠师傅住过的大胡桃树旁边，重新盖起三间新屋。这样一来，两家相隔的路近了，七大姑跟金环妈老姐俩来往走动就大大方便起来。她们常常坐在一块儿张家长、李家短的扯闲话。今儿个金环妈带上针线活儿到七大姑家去做；明儿个七大姑带上针线活儿到王金环家来做；赶上糠菜掺得少的饭食，他们还硬强着留下七大姑吃上一顿。于是，两家人之间显得更加亲近热乎。

“哟，真是女大十八变哪！”七大姑头一回瞧见长了个头的王金环，就惊讶不止地夸奖，“头几年还是个黄毛丫头，一眨巴眼的工夫就出息得这么俊这么美，赛过了天仙女儿！”

王金环听到夸奖，抿着嘴儿笑，觉着七大姑人好可亲。七大姑每回到来，王金环总爱献殷勤，热热呼呼地递烟递水，嘴特甜；七大姑越夸她好，她就越发地逞强显能。七大姑临离开酸枣沟、要回平原家里去的那天，王金环把去年秋天好不容易摘来的一布袋鲜红的酸枣送给了七大姑，让七大姑带回去给七大姑父尝一尝。王金环

还跟着妈妈送七大姑，比妈妈相送得还要远。她一直送到小梁头上，登着兀立的岩石，瞧着小毛驴驮着七大姑下了山坡，穿过柿子树林，消失在沙河滩的那一边。

她往家回转的时候，心里边还在有滋有味地想：大平原啥样呢？那边的土地真的没有坝台阶子吗？那边的天空真的比山里边的天空个儿大吗？……

打山柴回来的大哥，在半中途碰见了发痴发呆的王金环，冲着她诡秘地眨巴眼，嘻嘻地怪笑。

王金环装作生气地瞪大哥一眼，说：“小样儿，瞧你美的！”

“我不美，你美。”大哥把背架上的山柴往肩上颠颠，大声地回答妹妹，“往后哇，你得好好地报答七大姑。她看中了你，那么热心肠地给你当媒人。……”

“胡吡！”

“别装疯卖傻了。等着得到回信儿以后，就要过彩礼。你快塌塌地坐在炕上等着去吧。”

“真讨厌！真讨厌！没头没脑的话，把人给

闹糊涂了！”

“嘿嘿嘿！你爱听这个题儿呀？我偏不说，干着急！”

王金环被哥哥逗得有几分发毛，又没办法从他嘴里掏出一句能弄清根蔓的话，心中不免有些发慌。她赶紧撒腿往家跑，进屋就从背后搂住了妈：

“快说，我七大姑要给谁保媒呀？”

“傻丫头，给你呗！”

“我？你们要给我找婆家？”

“是呀。”老妈微笑着说，“不小了。妈象你这个年纪，都抱了你大哥。”

“不，不！我不要那玩艺儿！”王金环撒娇地摇撼着老妈的身子，“求求你啦，别给我张罗这种事儿吧！……”

“蠢东西，瞧你说的啥话。天底下没有家养老、地头埋的闺女，早晚得走这一步。”老妈把闺女从背后拉到面前，用心碰心的话开导，“这个主儿，是个正正经经过日子人家；你那女婿，就是你七大姑的儿子。人家住在能赶大车、使大骡马的平原上，有房子有地，不愁吃不愁穿的。人

家还是一棵独根苗，没有小叔子和小姑子，也没有妯娌姐妹；把你娶过去之后，才干干净净的四口子人。人家挑选了好多门当户对的大姑娘，都不喜欢、不中意，你大姑就看中了你，看上咱是个安分人家。这是你的福气。你七大姑回家跟你七大姑夫商量，让咱们等着信儿。

王金环惶惑不安地听到这儿，忽然把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叮问老妈：“真有这回事儿？真要让人家把我给娶走？真要让我离开咱们这个家？”

老妈很郑重地冲她点点头说：“你爸爸跟我商量定了，这个主儿如果不成的话，也得赶紧给你另找一个合适的。把你们几个的终身大事一桩一桩地办妥当，我们当父母的才算了却心愿，才算尽了心。……对这桩事儿，你可得高高兴兴、顺顺溜溜的，别惹你爸爸生气。……”

直到事过多年的今天，王金环都已经成了寡妇，她自己也没有完全弄明白：当时听到妈妈的肯定回答以后，为什么那样地吃惊，惊呆得全身都僵了；为什么那样地害怕，恐惧得从骨头缝往外冒凉气，止不住地打哆嗦；为什么那样心